

北疆文化:打造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内蒙古品牌

◆ 哈达 殷福军

[摘要] “北疆文化”是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符号和形象。这一地域性文化符号和形象,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千百年来生活在祖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孕育、形成、塑造和铸就的文化标识。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就是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入挖掘和展现内蒙古边疆大地上各民族在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厚重的地域渊源、历史脉络、文化资源、价值理念,打造内蒙古地区所形成和延续的“北疆文化”区域品牌、“北疆文化”史册品牌、“北疆文化”人文品牌、“北疆文化”红色品牌。

[关键词] 北疆文化;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象;内蒙古文化品牌

“北疆文化”,是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符号和形象。这一地域性文化符号和形象,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千百年来生活在祖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孕育、形成、塑造和铸就的文化标识。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就是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入挖掘和展现内蒙古边疆大地上各民族在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厚重的地域渊源、历史脉络、人文资源、价值理念,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奋笔书写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内蒙古篇章。

一、北疆文化是在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中孕育的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精辟概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形成过程。北疆文化正是内蒙古各民族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壮大孕育的“邦畿印记”。

千百年来,在内蒙古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北疆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为“北疆文化”刻下了强劲的标志和形象。内蒙古地区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摇篮之一,在这一区域曾诞生过很多游牧民族部落。“古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成为一个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匈奴最初兴起于内蒙古地区阴山山麓,后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以东、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东胡自商代初年开始分布于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后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南下西拉木伦河流域,是魏晋南北朝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突厥原住于阿尔泰山南麓,后迁入漠北草原,并逐渐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契丹起于老哈河流域,后建立辽朝,定都临潢府(今巴林左旗境内),疆域广阔。女真是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后建立金国,其国土西北至河套地区。“蒙古”,从最初额尔古纳河畔的一个部落,逐渐统一蒙古诸部落后演变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蒙古贵

[基金项目] 2023年度鄂尔多斯市社会科学课题(2023P341)、呼和浩特市社会科学研究2023—2024年度课题(2023SK—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哈达,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首席专家、北疆文化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通信作者] 殷福军,内蒙古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

族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后建立了游牧贵族政权“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元朝创设行省以后，内蒙古地区分属中书省和几个行省管辖；达延汗设立的6个万户中，4个万户分布在内蒙古；后来俺答汗一度治理整个内蒙古西部。

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中孕育的“北疆文化”，集合了内蒙古地区形成和延续的多种地域性文化符号和形象。内蒙古草原、额尔古纳河、呼伦贝尔、大兴安岭、阿尔山—柴河、西拉沐伦、阿斯哈图、锡林郭勒、辉腾锡勒、阴山、敕勒川、河套、黄河几字弯、鄂尔多斯、响沙湾、大漠、居延、额济纳、贺兰山、巴丹吉林、朔方、塞北、漠南、北疆……地理方位和生态系统中最重要、最独特、最精华、最富集的自然文化符号和形象跃然纸上。自古以来，内蒙古地区的各民族呈现出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的态势。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各民族交往交流范围不断扩大，融合程度逐渐加深，从而形成和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经过数千年风雨历程，汉族同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对内蒙古地区神圣故土的开发，对各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的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

二、北疆文化是在内蒙古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精辟凝练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记忆。北疆文化正是内蒙古各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巩固注入的“历史血脉”。

千百年来，内蒙古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并汇聚成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历史，其发展演变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并在北疆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孕育和形成“北疆文化”。在北疆形成的众多游牧民族和政权中，匈奴、东胡、鲜卑、乌桓、柔然、敕勒、回鹘、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汉等民族，或在中国北疆建立局部统一的地方性政权，或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的王朝。北疆民族政权与中原治理王朝不断交互，成为推动中国历史不断演进的重要力量，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涵，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凝聚做出了突出贡献。内蒙古是北方草

原民族最主要的生活地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往来兴替、繁衍生息，展开了丰富、生动的历史画卷。中国历朝历代都把维护多民族的“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匈奴冒顿单于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元朝提出“天下一家，一视同仁”这种维系统一、各族一家思想，成为各民族的精神共识、追求理念。吐蕃各部在元朝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使得青藏高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实现了多民族融合。之后，忽必烈创建中国古代区划演变的最终结构——行省制度，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同时，打破了传统东亚大陆各大民族王朝对峙的局面，将整个东亚大陆纳入版图之中，以“元”“中国”作为统一的称呼，使得东亚各民族得以整合在一起。自元朝之后，“中国”的概念不再局限于中原汉地，而是成为整个东亚大陆的统称。

内蒙古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北疆文化”，汇聚了内蒙古地区所形成和延续的“大一统”历史文化符号和形象。从赵武灵王开发北疆“胡服骑射”，到光武帝移牧南匈奴黄河以南；从在内蒙古及其周边地区建立前凉、后赵、前燕、夏、北魏等政权不约而同把自己的族源追溯到三皇五帝，到发源并成长壮大于内蒙古地区的拓跋鲜卑政权，从森林走向草原再走向中原，从而将自己狩猎、游牧的文化特点注入农耕民族的文化之中；从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政策，到辽夏金“因俗而治、兼容并包”；从成吉思汗巩固扩大国家版图，到元明清开放并蓄、多元一体；北疆与中原各民族的互学互鉴、互融互通从未止步。从元朝棉纺织业、青花瓷制造业和白酒产业的兴起，到《授时历》《农桑辑要》《农书》及“八思巴文”的创制；从《魏书》《周书》《北齐书》《辽史》《金史》《元史》在皇皇二十四史中皆因少数民族政权撰写而浓墨重彩，到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接受明朝册封、开展互市贸易而繁荣昌盛……北疆地区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彼此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自“北疆”登上历史舞台的宇文泰、耶律阿保机、成吉思汗……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代表；到在“北疆”演绎千古传诵的胡服骑射、昭君出塞、北魏孝文帝改革……都是各民族共有的历史佳话；再到于“北疆”放垦创造奇迹的“闯关东”“走西口”……都是内蒙古形成旗县并存、农牧并举的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奇迹。

这些无疑都构成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集中展现了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认同。经过各个民族、各个朝代的共同努力,最终写就了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多元一体、赓续不绝的中华民族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

三、北疆文化是在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中塑造的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精辟指出了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内生源泉。北疆文化正是内蒙古各民族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塑造的“文化密码”。

千百年来,内蒙古地区就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舞台,处在同一区域空间的北疆地区各民族以独特的民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共同创造了“北疆文化”。大约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进入内蒙古地区,其代表为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的大窑文化。这里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制造场,与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共存。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创造的兴隆洼文化(兴隆洼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是目前已知的东北亚地区文明的第一个历史高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而后继的是大名鼎鼎的红山文化,先民们不但创造了发达的手工业,更根源和最根本的是创造了以粟作为核心的内涵丰富的北方农耕文化。同时,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中有世界最早且精良的玉器组合与工艺技术,逐渐向东和南传播。红山文化C形龙(中华第一龙)及红山文化对龙文化的崇拜,成为中华民族“龙”神话信仰的起源。这些远古文化遗址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代表。“草原丝绸之路”作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的一系列古城遗址是中华文化的精粹。秦直道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是由秦王朝执政中枢地方直通北边长城防线的高速道路,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黑城,地处阿拉善大漠,从汉唐起,一头连着中原,一头串起草原绿洲;元朝集宁路古城遗迹,坐落于乌兰察布市山口,是蒙古草原与内地开展经贸买卖的销售市场;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屹立于锡林郭勒草原,曾是草原丝路万里行的重要节点;内蒙古境内有各时代长城墙体近7570

公里,占中国长城资源总量近三分之一,抒写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奇迹与辉煌,刻画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中孕育的“北疆文化”,凝结了内蒙古地区所形成和延续的璀璨的民族艺术文化符号和形象。内蒙古特殊的丛林草原地带造就了独特的游猎、游牧文化区域的人文环境,并在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中不断创造出新的艺术样式。从历史上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江格尔》,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呼麦;从宫廷音乐阿斯尔,到民间说书乌力格尔;从马头琴、火不思、四胡、安代舞艺术表演,到博克、射箭、赛马、蒙古象棋、那达慕竞技博弈;从蒙古族服饰、刺绣、文字语言、生活品位,到勒勒车、蒙古包、马具制作生产技艺;从诈马宴到奶酪制作技艺;从牛羊肉烹制到蒙医蒙药传承;从敬献哈达、祭敖包、马奶节、养驼习俗,到蒙古族敬酒、鄂尔多斯婚礼、察干苏力德祭祀、成吉思汗祭典;从察哈尔、巴林、鄂尔多斯、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巴尔虎—布利亚特、卫拉特蒙古语土语,到汉语东北官话、晋语、兰银官话;从蒙古族潮尔道、古如歌、好来宝、叙事民歌,到汉族漫瀚调、爬山调、二人台、二人转;从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到鄂伦春族桦树皮制作技艺;从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到俄罗斯族民间舞蹈……生活在内蒙古大地的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异彩纷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文化交相辉映、历久弥新,最终成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组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四、北疆文化是在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的精神中铸就的

——“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精辟归纳了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根本力量。北疆文化正是内蒙古各民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就的“精神基因”。

千百年来,在共同生活、创造的过程中,内蒙古大地上的各民族承载着共同的情感寄托、共同的精神信仰、共同的价值理念,留下了不朽的历史佳话,为“北疆文化”注入鲜活的精神动力。公元前33年,王昭君作为和平使者,远嫁漠北草原,迎来“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太平盛世。在今呼和浩特市大黑河南岸,昭君墓已矗立两千余年——它以史言明,各民

族自古以来就互相依存、休戚与共,也时刻提醒后人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大好局面。在人们心中,“昭君出塞”以民族团结象征,成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1247年,在“凉州”这片连接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中原农耕文明和边疆游牧文明的土地上,蒙古皇子阔端同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进行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会盟”,《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载:“众生阅读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作为“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位于武威市的白塔寺成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凉州会盟”这段爱国主义历史篇章,成为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史佳话。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格达尔山上,竖立着一座建筑面积120平米的三层塔,这是当地人民政府为纪念察哈尔蒙古西迁戍边壮举而建立的,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人们铭记那段感人的历史。1762~1763年,2000多名察哈尔蒙古兵丁携家眷迁徙至远在新疆天山北麓的博尔塔拉驻守卡伦,充实边防,定居边塞,屯牧戍边,开发新疆,成为国家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迁徙和永久驻防典例,展现了察哈尔蒙古族西迁戍边爱国主义精神,成为祖祖辈辈永存的记忆和传颂的瑰宝。1771年,离开故土一个半世纪之久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不堪忍受欺辱,发动起义,毅然东归。经过半年万余里长途跋涉,3万多户、约17万人“仅以半计”回到祖国怀抱。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柄用汉、满、蒙古三种文字写着“渥巴锡进”的蒙古族腰刀——见证了“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的壮举,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后,聚居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东归土尔扈特部后代,为了新中国航天事业多次迁徙。“最好牧场为航天”,成为各民族共享的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伟大精神中铸就的“北疆文化”,凝结了内蒙古地区所形成和延续的红色文化符号和形象。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内蒙古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乌兰夫在内的第一批共产党人”、百灵庙武装暴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锡察草原的革命武装、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的成立、内蒙古骑兵挥师

辽沈平津战役……内蒙古各族儿女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古”“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先进事迹,以及牛玉儒、都贵玛、廷·巴特尔等模范人物;“模范自治区”“草原钢城”“东风航天城”“呼包鄂金三角”“北疆亮丽风景线”“绿色万里长城”,以及《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牧民歌唱共产党》《守望相助》等反映时代的文化符号和形象。“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成为新时代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三北精神”,以及“不忘初心,保持本色”“不辞辛劳,风雨无阻”“不务空名,扎根沃土”的“乌兰牧骑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脱胎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在新形势下不断进行再生再造、凝聚升华,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伟大精神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因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通过以上分析,以习近平中华民族历史观为引领,从具有象征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中深入研究“北疆文化”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从具有蕴含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中广泛汲取精神滋养,不断凝聚前进力量,并通过对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作出“内蒙古凝练”与“内蒙古表达”,才能回答“北疆文化”到底“是什么”“哪里来”“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 中国政府网. (2019-09-27)[2023-05-10].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9/27/content_5434113.htm.
- [2]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J]. 内蒙古日报, 2023-07-05(001).